

她作为个体在说话

——评《艾丽丝·默多克小说研究》

胡全生

内容摘要：作者“作为个体在说话”的《艾丽丝·默多克小说研究》，是中国文学批评园地里一枝由“伦理转向”催发的艳丽奇葩，它表现出三大特征：重新关注文学伦理问题，解读不入俗套，浓墨重彩默多克的“朝圣之旅”。

关键词：《艾丽丝·默多克小说研究》 伦理转向 文学伦理

作者简介：胡全生，上海交通大学英语系教授，主要从事文学理论和叙事学研究。

Title: She Speaks as an Individual: Review of *Art and Morals*

Abstract: *Art and Morals: Iris Murdoch's Fictional World* is one of the most beautiful flowers due to the “Ethical Turn” in the garden of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in that its author “speaks as an individual” and that it is characterized by revisiting literary ethics, revolting against the convention of theory-first and interpretation-second, and focusing on art and morals in Murdoch’s fiction.

Key Words: *Art and Morals* ethical turn literary ethics

Author: **Hu Quansheng** is professor at the English Department,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0, China). His research interests and areas of publication include literary theory and narratology. Email: jamesonhu@sjtu.edu.cn

在国内众多的艾丽丝·默多克的研究中，“作为个体在说话”的，且说得有声有色的，以笔者愚见，恐怕当属何伟文教授的《艾丽丝·默多克小说研究》（以下简称《研究》）。“作为个体在说话”语出默多克的《作为道德指南的形而上学》。在讨论“‘老的’、好的、可敬的文学评论家”如何分析文学作品时，默多克说道：“文学评论家是作为个体在说话，而不是作为科学家”（何伟文 9）¹。科学家说话总是离不开理论，总是离不开体系，总是满口专业术语，总是力求全面、系统。如此甚好。文学评论家，就默多克看来，却有别于科学家：她关注点点滴滴即细节，而不是所谓的系统性。文学关注生活，而生活是由点点滴滴做成的；文学评论家关注的是文学，故自然要审视文学家用甚点滴以及如何用这些点滴做成生活。

默多克的重要性尽人皆知：她是“二十世纪下半叶英国最杰出的小说家”，“研究当代英国小说是无法绕开默多克的”（1）。默多克的复杂性也无人不晓：谁能说得清她是什么（或说哪一类）作家？她显然是个哲学家，可她却说“我反对存在主义”（Biles 120），称自己“从不是存在主义者”（Slaymaker 425）。她

虽然穷尽一生精力探讨艺术与道德的关系，可“在美学伦理哲学理论领域（却）没有合适她的位置”（Ruokonen 15）。有人甚至将她描述为“愤怒的青年”，罗伯特·斯科尔斯（Robert Scholes）认为她实际是写“怪异小说”（“fabulation”）（Bradbury 350, 403），也就是说她写后现代主义小说²，可她却“表示不赞成后现代主义小说”，“把自己看成是一位‘现实主义小说家’”（59, 250）。有人认为她的《网下》是存在主义小说，可她却说“我不愿说自己是哲学小说家”（Biles, 116）。因此，如何言说默多克及其小说，则是评论家必须首先面对的问题。诚如阿如乔（Araújo）所言，“默多克既是哲学家又是小说家，积极地著述出版了半个世纪，对那些致力于研究她的著述的人提出了可喜的挑战：如何平衡她的哲学文章与小说？尤其是她的伦理思想在她的文学创作积累中起了什么相关作用？默多克的哲学是作为道德指南移入文学的吗？”（Araújo 2）

面对这“可喜的挑战”，何伟文教授积多年之功，欣然接受。她深知这个中的艰辛，感觉“虽竭尽全力仍不能为（自己）多年的默多克小说研究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系统’”。因此，她避开“下定义”，不寻觅“系统化理论框架”，“摆正”默多克既是小说家又是哲学家的关系，深深扎入作品，终于看清默多克的“朝圣之旅”：始于“迷惑”行于“关注”终于“善的真实”（9）。细看起来，《研究》表现出三大特征。

一、重新关注文学伦理问题

《研究》的中文标题是《艾丽丝·默多克小说研究》，但在此中文标题下写有其英文标题：*Art and Morals: Iris Murdoch's Fictional World*。直译成中文就是《艺术与道德：艾丽丝·默多克的小说世界》。只要阅读了《研究》，读者就知道这英文标题实际更贴切《研究》的内容。

文学必然涉及伦理，只是在20世纪，有相当长的时间，奉行文学自治论（autonomism）的批评家，太专注于文学作品的“文学性”、“文本性”、“互文性”等文学本体论问题，将文学中的伦理问题抛之脑后，因此明确主张文学与伦理关系密切的作家就受到了冷落，默多克也不例外。“虽然常有人说，她当属讨论文学对伦理之影响的第一人，但很少有人详细评论她这方面的观点，而总体评论她对伦理学和美学的相互关系所持的观点的，就更少了”（Ruokonen 15）。不过，在我们进入21世纪之际，情况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伦理转向”（Ethical Turn）（Araújo 1）。这“伦理转向”的出现给默多克研究带来勃勃生机，一如英国的艾丽丝·默多克研究中心注意到的，“过去的10年见证了全球范围默多克研究的复兴，这主要是因为文学批评理论中出现了‘伦理转向’。”“如今，她被引用为伦理转向的主要思想家和实践者之一”（Centre）。

好像是与西方的“伦理转向”相呼应，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界也开始注重文学中的伦理问题。这当中的领军人物便是聂珍钊教授。他是中国的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创立者、阐发者和实践者。2004年，针对国内的“理论情结”，他发表了《文学伦理学批评：文学批评方法新探索》，评判了那种伪批评的倾向，

即“假借新的批评方法的外衣，把对文学的具体的批评变成了美学的、哲学的抽象分析，甚至变成了对理论自身的研究，文学批评的论文性质出现了变异，即变成了哲学论文、美学论文”，提出要“开始思考另一种批评的可能性，即作为方法论的文学伦理学批评”（聂珍钊 17, 18）。此后，他连发数文，阐释并实践这种批评，给中国的外国文学批评界带来了新鲜空气，催发了许多优秀研究成果。

《研究》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做成的。虽然《研究》未有明言，但我们还是可以视它为“全球范围默多克研究的复兴”之作，是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一大实践，启迪我们重新思考这个古老的、但却在上个世纪被遗忘了的文学伦理问题。

二、不入先理论后解读的俗套

不知从何时开始，如今的一些著述或博士论文，都落入一种近似八股的俗套：先理论后解读。大凡研究某个作家的小说、诗歌或戏剧，先找出一种理论大谈一番，然后用来解读作家、作品。这种做法虽无可厚非，然天下文章一般造，岂非近似八股？

再说，一个作家的作品又岂能用一种理论解读得了，且这种研究方法恐怕实际就是先给作家、作品定位，比如女权主义的，存在主义的，或者后殖民的等等，然后再找相对应的文学批评理论，用来解读作品。这种做法，说到底，岂不就是先给结论再找证据？但文学评论没有这么轻易的事，尤其是遇上那些难以定位的作家，比如默多克。默多克既多产又多样，即是小说家又是哲学家，该用何种理论来解读她呢？只因为她著书讨论了萨特就用存在主义的哲学思想？可她却否认自己是存在主义者。只因为她承认“我当然是个女权主义者”（Dooley 430）就用女权主义批评理论？可这样读下来的，充其量不过是从一种角度切入而得的心得，也就是说只涉及该作家的一个方面，绝非“全面、系统”得了；就算在这一方面做到了“全面、系统”，那也只是一个方面的“全面、系统”而已。相比之下，较为有趣的做法，窃以为是文本分析（即解读）先行，细读中渗透着理性的辨析。《研究》一书正是这样研究默多克小说的。它不求所谓的“系统化理论框架”；它根本就没有“理论框架”章节。之所以如此，原因可能有二：一是作者明白，无论用哪一种理论，都可能难以企及默多克小说的全部精髓；二是作者在评论默多克的小说时还遵循默多克的教导——“远离理论和概念就是驶向真理”（8），因为她认为“避开给默多克这样复杂而又艰深的作家下定义或者找到对之进行论述的系统化理论框架，也许是明智之举”（9）。结果，我们看到的，是作者只管分析默多克的作品，其中以小说为重，哲学和文论著述为辅，笔笔落在默多克小说的最核心问题。这就是《研究》的第三大特征了。

三、浓墨重彩默多克的“朝圣之旅”

艺术与道德关系如何，可谓默多克穷其一生求索解答的问题，并在这求索

中经历了“从‘迷惑’经过‘关注’走向‘善的真实’的朝圣之旅”（2）。可以说，《研究》全书论述的就是这“朝圣之旅”的三个阶段。这一点，连《研究》的篇目也标示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研究》共分四章，第一章讨论“艺术和道德”，第二章讨论“迷惑”，第三章讨论“关注”，第四章讨论“善的真实”。毋庸置疑，《研究》的精华在二、三、四章。这三章共解读了九部默多克的小说（每章三部），精辟地阐述了“朝圣之旅”的三个阶段，做成了对默多克小说研究的一大贡献，填补了我国默多克研究中的空白，因为在国内众多的默多克小说研究中，注意到艺术与道德为默多克小说的核心问题的当有不少，但是能看清并证实默多克在求索解答艺术与道德是何等关系的路上实际经历了一三阶段“朝圣之旅”的，却尚无他人。从这点上说，《研究》丰富了我国的默多克研究。

或许太专注于这“朝圣之旅”的三个阶段，何伟文教授未将自己研究默多克的成果全都收入其中，有的仅以“附录”的形式出现在《研究》里，窃以为此非明智之举。两篇“附录”均有深度且不乏洞见，但一旦以“附录”而设，其光彩便暗淡了许多。其实，它们还是完全可以放入正文内的，只需找个适当的地方便行。比如“附录二”《语言之病痛，再现之危机——论艾丽丝·默多克的语言观》一文。既然认为默多克的“语言观与她独特的‘崇高’小说理论密切相关”，既然知道默多克“指出当把观照的对象从自然景象换成人类生活的景象时，康德的崇高理论可以转化成艺术理论”（270），而且，既然“我仍想概括性地说，她回到她的道德哲学的中心”（278），那就说明，默多克的语言观归根结蒂还是与她的道德观密切相关，而这也就说明，这个对她语言观的研究，实际还是属于默多克的“朝圣之旅”部分，涉及了艺术与道德的关系，因为对于作为小说家的默多克来说，艺术指的就是语言艺术。默多克之所以不接受德里达的语言观，乃是因为她不认同“文本之外别无它物”，而是认为文本之外还有道德。

注解【Notes】

1. 本文引文除另注释外，均源自《艾丽丝·默多克小说研究》，以下仅标注其页码。
2. 在 Robert Scholes 那里，fabulation 与元小说 (metafiction) 相差无几，也就是说后现代主义小说了。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 Araújo, Sofia de Melo. "Introduction". In Araújo, Sofia de Melo and Vieira, Fátima. (eds.) *Iris Murdoch, Philosopher Meets Novelist*.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11. 1-10.
- Biles, Jack I. "An Interview with Iris Murdoch". *Studies in the Literary Imagination* 11.2 (1978): 115-125.

- Bradbury, Malcolm. *The Modern British Novel, 1978-2001*.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5.
- Centre for Iris Murdoch Studies. "Significance of Iris Murdoch in the 20th Century". <http://fass.kingston.ac.uk/research/iris-murdoch/>
- Dooley, Gillian. "Iris Murdoch's Novels of Male Adultery: *The Sandcastle*, *An Unofficial Rose*, *The Sacred and Profane Love Machine*, and *The Message to the Planet*". *English Studies* 90.4 (2009): 421-434.
- Ruokonen, Flora. *Ethics and Aesthetics: Intersections in Iris Murdoch's Philosophy*. The University of Helsinki, 2008.
- Slymaker, William. "An Interview with Iris Murdoch". *PLL* 21.4 (1985): 425-432.
- 何伟文: 《艾丽丝·默多克小说研究》,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2。
- [He, Weiwen. *Art and Morals: Iris Murdoch's Fictional World*.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12.]
- 聂珍钊: "文学伦理学批评: 文学批评方法新探索", 《外国文学研究》, 2004年5期, 第16-24页。
- [Nie, Zhenzhao. "Ethical Approach to Literary Studies: A New Perspective".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5 (2004): 16-24.]

责任编辑: 杨革新